



新世界的儿女

阿西亚·杰巴尔

新世界的儿女

〔阿尔及利亚〕阿西亚·杰巴尔著

萧·曼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新世界的儿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6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3}{4}$

1978年8月北京第1版 1978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630

定价0.55元

出版说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尔及利亚现代文学，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和反殖民主义浪潮的推动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半到六十年代初民族独立战争时期，达到了进一步的繁荣。诗歌、戏剧、小说，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使阿尔及利亚文学变成非洲大陆当代最发达的文学之一。

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主题，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阿尔及利亚文学中占着很显著的地位。在这方面，阿尔及利亚女作家阿西亚·杰巴尔(生于1936年)的长篇小说《新世界的儿女》，就是一部引起重视的作品。

《新世界的儿女》是在1962年，即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的那一年发表的。在这之前，1957年，这位女作家发表了长篇小说《渴》，1958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急不可待的人们》。

阿西亚·杰巴尔作品的主要人物都是妇女。前两部作品表现了阿尔及利亚妇女为了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敢于向封建习俗和封建家庭挑战，但没有接触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题。《新世界的儿女》则前进了一步，把阿尔及利

亚妇女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表现了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新的觉醒和成长。因此，这部小说，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技巧，都代表了女作家创作的新阶段。

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它深深地震撼着全民族，把全民族一切积极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最终结束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法国殖民统治。《新世界的儿女》并没有直接描写解放战争的场面；然而，通过书中所有登场人物的活动，却使人明显地感到，革命战争是怎样深深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怎样深深地改变了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各个阶层的妇女直接参加到民族独立斗争中来，就是这种改变的一个重要标志。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女教师萨莉玛，在敌人的牢狱里，面对各种酷刑，坚贞不屈。只知道追求个人幸福的女大学生丽拉，在经过对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的痛苦的思考之后，毅然决然地走向斗争。而恪守“妇道”、出门还要戴上面纱的诚实善良的家庭妇女谢丽发，为了地下组织领导人，自己的丈夫的安全，冒着生命的危险，勇敢地走上于头。革命战争鼓舞着各个阶层的妇女，这些妇女也在斗争中真正发现了自己。整个民族决心摆脱奴隶的命运，义无反顾地走向新的境界。这就是《新世界的儿女》这部以描写妇女在革命中的觉醒和成长为主要任务的小说真正成功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看，这部小说就是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的讴歌。同时，它也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和民族败类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揭露。从艺术上

说,这部小说的整个结构是有其特色的,对人物的刻画也是细腻的,深刻的。作品的语言是真挚而热情的。这就赋予整个作品以感人的力量。

1967年,女作家又发表了一部描写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天真的百灵鸟》。这是女作家最大的一部作

品。这部小说在法国出版后,立即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目 次

第一章	谢丽发	1
第二章	丽 拉	22
第三章	萨莉玛	59
第四章	图 玛	94
第五章	哈基姆	129
第六章	赫希芭	158
第七章	哈列德	185
第八章	勃 布	217
第九章	阿 里	242



下也苏醒了。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象一个个黑点般大小的飞机在高空飞行，它们画出的种种曲线和甩出的道道白烟，活象是人们信手绘成、昙花一现的阿拉伯图案，但这种神秘莫测的文字却能使生灵涂炭！——当一架飞机朝着人们想象中的战火中心俯冲，并使得滚滚硝烟湮没大地时，一个妇女喊道：“真主保佑！”（“该死的强盗！死亡！它带来了死亡！”）飞机又升上高空，在天上盘旋，寻找新的投弹机会。附近传来的隆隆炮声震耳欲聋；炮声是这样地近，以致人们感到墙壁都在颤动。

有时，战斗场面持续一整天。在这样的日子里，女人们把料理家务一事忘得干干净净，也顾不得吊在她们裙边和肥大的长腿裤上的淘气的孩子们了。她们异常兴奋，甚至敢从自己的屋子里和住在隔壁的人高谈阔论这场战争。在一般情况下，每一座宅院差不多都住着四、五户人家，一家住一间房；在这样的院落里，总会有一个女人——年老也罢，年轻也罢，——扮演着这个妇女合唱团领唱的角色。当她们看到山峰在流血、在燃烧时，她们时而惊叫，时而叹息，时而呻吟。她们感情激动地说：“这回，他们可打错算盘啦！”“他们出动了这么多飞机，准又是去轰炸山上的哪个村子了！”“你瞧，咱们的人回击了！乌拉！嘿，你瞧见了吧，他们打落了一架飞机！是一架飞机呀！你们大伙都看见了吧？（她们之中的一位为胜利的欢乐所陶醉，忘记必须小心谨慎，跑到庭院中间，兴奋地跳起舞来。）我们的战士击落了一架飞机！他们的枪法有多准！”在这庄严的一刻，其他的那些妇

睛，失神地凝视着前面，以孩童般的稚气想象着丈夫被迫在烈日当空的正午，面壁而立于墙脚之下的情景。他心里一定很害怕，但他强迫自己抑制这种恐惧心情，不让它外露。战斗结束了，光秃秃的山峦显得更加骄傲。这时才准许人们在宵禁之前在街上走动和回家。那些行人一语不发，他们看到军用卡车里放满了担架，伤兵躺在那儿不停地呻吟，军队妄图不让市民看到这种情景，但却毫无办法。这时，死神走远了，它已经把从火红色的山坡上流下的血舐得干干净净。白昼在万里无云的碧空里结束了自己一天的行程。这种恐惧对男的说只是表现为一种短暂的颤抖而已，他们内心深处却有着岩石般坚定的信念，因为他们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因为他们同“山里的人”团结一致，因为他们准备以鲜血夺取胜利，对胜利充满希望。当合家团聚，共进晚餐的时候，不需要任何解释，每个人都感到了这种坚定的信念。仇恨和复仇的火花往往在这儿闪烁，但是，假如一家之主平静地讲述他过的这一天，这种感情就会减弱，这种傲慢的平静是这座城市的男人的本性。他们回想起亲身经历的平庸无奇的一生中的各个阶段：为了生活从事一行必要职业，结婚，生儿育女，然后，五十岁来到了，终于在下跪祈祷和终日沉浸在平淡的沉思之中变得温顺了，在表示谦逊时不那样生硬了。然而，这漫长的生命行程始终在穷困的边缘线上挣扎，在即将抵达终点的安宁之中，在灵魂从欲念、苦痛、劳累等等这些过往的日子留下的伤痕中趋向平衡之际，他一直感到有个敌人存在，而且这种冰冷的感觉的持

续性比时光的流逝强烈得多。人们并不那么憎恨这个敌人的残暴，憎恨他那没完没了的蚕食、侵占和独裁者般的统治，甚至不那么厌恶他那种家长式的亲昵和为表示自己是保护者便轻蔑地用你来称呼老百姓。但却憎恨他的存在。敌人的存在是没有面孔、没有眼睛的，和受害者一样，也是无名无姓的。不过，当受害者每天在自己的作坊里进行生产时，却试图对这种存在加以否定。

当他晚上回到家里，看见自己的老婆时，他这样想道：“是的，忘记她，这倒是容易办到的。”说实在的，在外面工作的全能之主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妻子。有人说她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做丈夫的在遵照礼仪不直接向她讲话，实际上是对她说话的时候，他却想着她是“解放了的”。他这样判断，就是因为她是他的妻子，而不仅仅是他在夜幕的暗影笼罩下拥抱的那个身体。他对她没有亲切的语言，没有爱抚。他不敢追逐时光的流逝，不敢回顾他那日渐消失的一生。在他们那可悲的毫无遮掩的状态之中，他得到的，只是一个从来接触不到丈夫目光、没有引起任何颤栗就给与了他的身体。她是他的妻子，而不仅仅是一个很快就衰老了的伴侣，由于接二连三地怀孕、生育，她已经过早地变得臃肿起来或瘦得干瘪了。她是他的妻子，而不只是一个疲惫不堪的母亲。她只是到了夜晚才终于能够安心地躺在卧榻上，这卧榻往往是一张很高的，围着帐子，用描金的皮子包边，活象是个宝座，要踩着踏板上去的大床。这时候，她感到自己的男人睡在身边。床底部，孩子们都用帐子遮盖

得好好的，她只要伸出手，就可以摸到吊在床下的摇篮里的最小的孩子。她叹息着。这一天过的可真够劳累的啊！睡在她旁边的丈夫翻了个身，他在入睡的时候并没有忘记那“现实世界”。一种象光线一样单纯的信念，使他产生一种空虚的、平静的感觉。他，在传到他耳边的摇篮的轧轧声中，近旁孩子们的悄悄细语声中，妻子喉咙里发出的沉重的叹息声中，在睡意象一条向下直泻的河水一般袭来的时候，却感到得到了解脱。尽管这是无法解释的，可他仍旧感到独自一人得到解脱了。

这时候，一天来曾经紧紧抓住他的那种恐惧心情又算得了什么！当时，他也站在那男人的长长的行列里，被迫举起双手放在脑后，耀眼的阳光使他头晕目眩。一个军官走近，在这些所谓可疑分子中挑选嫌疑犯。一个士兵举枪站在他背后，士兵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仇恨情绪，原来这个士兵自己在暗中念叨：“今天，我们又有三个人死于这场肮脏的战争，仅仅今天早上，就又有三个弟兄死了！”这个士兵真想在中午的大太阳底下杀死这些抖个不停的老头，他们全是些不值钱的老货！他没有去看这个满脸敌意的士兵，他一心要忘掉自己的恐惧。尽管阳光异常强烈，他却睁大了眼睛在遐想。在他的梦幻境界里，那边那个战火纷飞的场所在城市上空展现成为一场庄严盛大的芭蕾（“又是一次扫荡！”他想起呆在家里的妻子，她一定也在那里看这场战斗，并且准是除了观战以外，别的什么事也不干。还有孩子们，最近，老大长得真高，

他十三岁了，再过上三年两载，他一定会上山的。到了那个时候，就该轮到他家老大在燃烧的山谷里作战啦！“真主呵！我在你面前供认，我觉得任何一个手拿武器的男子汉，甚至连一个拿枪的孩子都比我有出息！现在，我必须挺起胸膛，站起来！站起来吧！”

那个兵拿着冲锋枪触着他的肚子说：“嘿！起来！站起来！”他累极了，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使出最大的力量对自己一再重复说：“站起来！站起来！”他的腿直打晃，膝盖发软。“起来！你这条狗！狗娘养的！”那个士兵又骂了起来，这个家伙在这个国家里学会了骂人话和发泄情欲。“狗，”又低声地骂了一句，既骂给他听，也给自己听。刚才的那个念头还象轻烟一样在他的脑际萦回：“孩子快大了——再过两年，或是三年……”他那疲软无力的双膝触地了，他象一具松了提线的木偶一样，沉重地倒在地上。士兵连看都不看他。他摔倒在地，在发高烧，他在梦呓中感到自己到底自由了，“完了，这回可完啦！我那个老大还要等三年……她坐在房子里看到这一切，她全看见了……从前她可什么也看不见，也不关心……这回可是完了……”

那个兵还是不睬他，也不低头瞧他一眼。士兵在心底里诅咒“这场肮脏的战争”。他对面的山峦成了隐藏起来的敌人作战的前线，那边不时地出现的闪光和白烟，把山峦雕镂得分外清晰。那里简直是设在地平线上的一道防线。不，他是不会低头看看这个鬼地方的。可是，他却把枪口朝下拿着。噢，脚下还有个人呢！要是把刺刀扎在这个跌倒

的躯体上，那该多容易！这个人也是在这场肮脏战争里给打死的！但是他厌倦了。他每天都得荷枪看守这些必须保持举手姿态的疲惫不堪的人，他们活象一些阴影，他实在觉得腻味透了（“他们差不多全是些老头，青年人都在那边呢！他们藏在山里，然后好冲我们来个突然袭击，乘我们毫无准备的时候，把我们杀个落花流水！”）。这些老家伙呀，他们可是害怕的！这一点他知道，因为他明白，恐惧把他们的一切其他想法都遮盖住了。他低头看了看脚下的那个男人——他倒在尘埃中，身子蹒曲着，腿弯着，脑袋耷拉着。“简直是一条死狗！”他想，“一条死狗！”

“他怎么啦？”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使士兵吃了一惊，“我不知道，”他答道，“也许他晕过去了。”

军官停下了脚步。

“今天的这场硬仗可不好打呀！”他说，仰头观看空中的战况，然后便转身走开。

士兵朝他敬礼，抬起头，举起枪，继续执行他的看守职务。

“肮脏的战争！”他还在嘟嘟囔囔地念叨不停，一面目送军官的背影。正是这个干巴巴的军官临走前经过这里的时候过来问他话的。

这一天，大约是在早上九点钟前后打起仗来的。当时谢丽发正在院子里泼水，为的是好让房子里凉快些。她没

上平台就看到了最先往上冲的几股硝烟，于是她马上通知邻居阿姆娜准备观战。她没有孩子，用不着上街去找回来，她暗自叹息，“咳！多遗憾！还没有孩子！”阿姆娜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尖声叫唤她那对双生子进屋。谢丽发把最后一桶水泼在石板地上，赶快走进厨房做午饭。她的丈夫尤塞夫在临走之前已经去市场买过菜，他把那个菜篮子顺手放在墙角上。她和往常一样打点做饭，但是心不在焉，甚至可以说有点难过，因为尤塞夫今天不回来吃午饭了。过了一会儿，她也和阿姆娜一样，坐在自己房间的尽里头，把门朝外大敞开着。

谢丽发的婆母艾霞已经死去十五天了，除了兄弟和尤塞夫之外，婆母是她唯一的亲人。正因为她没有儿女，所以，当家庭这面网没有把她紧紧裹住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特别娇嫩脆弱。她的目光随着最先出现在天边的飞机移动，心里想着死亡在这些地方留下的空虚。虽然艾霞已经那么老了……阿姆娜和隔壁邻居家的几个妇女都跑过来推了推艾霞，尽管好几年前，她就不能走动了。等到惊呆的谢丽发知道她死去时，她的身躯已经僵硬了。这些日子，外面时局很紧张——在市中心发生过一起行刺事件，地方当局搞了两次大搜捕，一次大规模的查户口。可是，不管怎样，在艾霞去世后的第二天，他们还是在阿拉伯区里尽可能地按老规矩办丧事，给她送葬出殡。他们给穷人准备了许多盘糕饼，但在这些日子里，乞丐都不敢登门求乞了。最后，尤塞夫只得装了满满两大篮子糕饼，穿行全城，把糕饼送给相识

的一位住在河边的寡妇。街坊里，阿姆娜是最热心、最帮忙的一位。那时已是黄昏时分，即将掌灯。还有几家妇女在宵禁之前，从临近的屋顶平台上走过来，给艾霞洗尸体，唱哀歌，守灵。守灵的时候，既没有念诵经文，也没有人哀哭悲泣。

阵阵炮声从那扇敞开的房门传了进来。稍后，又听见巡逻队在寂静的小巷里走来走去脚步声。守灵的妇女们围着死者，默默无言地坐着。在往常情况下，她们一定会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滔滔不绝地，你一言，我一语，追述死者的生平，谈论她的一生，她的孩子们，她承受的种种苦难等等。但是，这天夜晚，妇女们被最后几声炮火吓呆了，她们深怕自己的丈夫今天晚上回不来，每个人都在努力抑制自己内心的不安。时不时地，有人说道：

“这回整整地打了三天啦！三天啦！全能的真主呵！”

另一位妇女讲：

“昨天，我丈夫告诉我，他在市集上遇见了一个老乡，那个上年纪的老农民就是从一个被夷为平地的村庄里逃出来的。他家里有麦垛，两头母牛，一头毛驴和别的财产。一天清早，他醒来时，大兵已经来了。一个钟头之后，他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放火烧了他的家园。我丈夫对我说，那个老乡讲他自己的不幸遭遇时，脸上毫无表情，就好象这不是他自己的事，而是别人遇到的灾难似的……”

“现在，时间又算得了什么呢？有时候我问我自已，这样的苦日子有没有尽头呢？我心里不安，我在胡思乱